

天狼星

詩刊
創刊號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出版



所以舟不是船我們還自在江上靜泊
從這兒望過去萬家的燈火無不落拓
千秋萬載的潮淚光紛飛的浪輕輕湧來
昔年岸上急馳而過的是五陵年少
只有星光，自那天的盡頭
寂寞地閃亮，那寂寞而寧靜的星光
看啊看，兩岸的燭都點起各自的燈籠
悠悠遊遊長袍古袖而時正中秋
掛劍的少年，傲嘯的年少
在暮未暮日落未落的時候
你看你看，這像不像個壯麗的朝代

約 稿

- 一、本刊園地絕對公開，歡迎詩創作、譯詩、詩論，詩推介等作品。
- 二、暫無稿酬。
- 三、如須退稿，請附回郵信封。
- 四、編者有刪改權，不願者請於稿末聲明。（特約稿不在此限）
- 五、本刊尤歡迎對現代詩有建設性的批評文章，以及對本刊批評的文章，以書信方式寫出亦可。

出 版 者：天狼星詩社

社 址：The Sirius Poetical Society,
20-B, Rainbow Park,
Kampar, Perak,
Malaysia.

臺北編輯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一四〇巷十四弄三十號之四樓

本 期 編 輯：黃昏星、周清嘯

零 售：每本15元・每年四期共45元

（天狼星詩社綠洲期刊改版第三十二期）

敬賀 總社長伉儷

詩人 溫任平 結婚二週年紀念
楊柳

我和妳曾是卓絕千古的愛侶

曾經一齊曬過太陽，曬過月亮

而月黑風高的夜晚

又曾走過長長的獨木橋，橋下划過船

全體天狼星詩社同仁敬賀

——摘自溫瑞安的「恍惚記」——

目錄

- | | | | |
|----|-----|---|----------------|
| 1 | 本社 | ■ | 天荒地老的走下去 |
| 3 | 溫任平 | ■ | 處境 |
| 4 | 楊柳 | ■ | 卽興 |
| 5 | 黛郎 | ■ | 無舟渡頭 |
| 6 | 白堊 | ■ | 俳句 |
| 7 | 溫瑞安 | ■ | 初戀 |
| 9 | 廖雁平 | ■ | 蓮花與泥鰍 |
| 10 | 施善繼 | ■ | 風水輪流轉 |
| 11 | 林煥彰 | ■ | 我們的心 |
| 12 | 方娥真 | ■ | 潮・足印・幕後 |
| 14 | 周清甯 | ■ | 十年・人間煙火 |
| 16 | 黃昏星 | ■ | 都是歌語 |
| 17 | 詹澈 | ■ | 鶴拳 |
| 18 | 廖雁平 | ■ | 原始舞 |
| 19 | 本社 | ■ | 天狼星紀事 |
| 22 | 曾珠喜 | ■ | 「詩」 |
| 27 | 林秋月 | ■ | 窗外還有門 |
| 28 | 芳薇 | ■ | 追太陽的人 |
| 28 | 冬竹 | ■ | 海夢 |
| 29 | 張筆傲 | ■ | 破落的江岸 |
| 29 | 鄭榮香 | ■ | 望鄉 |
| 30 | 陳月葉 | ■ | 懷念曲 |
| 30 | 沈穿心 | ■ | 遺忘 |
| 31 | 殷乘風 | ■ | 賣唱的老人 |
| 31 | 黃海明 | ■ | 等待 |
| 32 | 編者 | ■ | 談「賣唱的老人」的節奏及其他 |
| 35 | 編者 | ■ | 編後話 |

天荒地老的走下去

——代序——

七年前，在海外的一个半島上，已經有了這本「天狼星詩刊」，那時候是由幾位十三、四歲的少年執編的手抄本刊物，叫做「綠洲」期刊。

五年前，在馬來西亞這個國度裏，這本「天狼星詩刊」曾有十個不同的手抄本化身，出現在大馬文壇天狼星詩社的十個分社上，叫做「綠野」、叫做「綠流」、也叫做「綠林」、「綠原」、更叫做「綠叢」、「綠島」、「綠潮」、「綠田」、「綠風」……。

三年前，這十本不同的刊物，開始由手抄本進入油印本，可是因為他們又窮又年輕，所以一直負擔不起印刷的錢，在「綠洲」期刊第二十期油印本中，有這樣的一段「我們的話」：

二十期了！只有辛辛苦苦看着綠洲二十次成長的人，才能擁有這份歡欣和痛苦。你知道沙草是怎麼樣地以他們的每一寸根，去抓緊沙粒，去守着孤獨了一千萬年的孤獨嗎？你知道一些十七八歲的青年空負萬里長城的痛楚嗎？你知道他們是怎麼樣地仰首望星，怎麼樣孤獨地在陌生的嘲笑聲裏，怎麼樣的鏡片下憤怒的眼神！歷史會不會把龍種早死，還是每一筆都仔細描繪？有次大家在小樓編着稿，廳內迴響着貝多芬的「命運」，我們只覺得，我們只覺得，有一些人，笑的時候比不笑寂寞；更有一些人，就連蹲着的時候，也比別人高大；而這些人，實在不太多，可幸的也不太少。

去年年底，這一羣在那遙遠的國土上為自己的母語及文化而奮鬥的年輕人，終於有幾個，歷盡了萬難，來到了這熟悉而又陌生的臺灣。終於來到了。要把熱血，洒在這一片土地上；要把力量，播種在這一片土地上。於是我們發覺，那段「我們的話」，是生澀而又恣狂的。詩不應該再是關在象牙塔裏，只宜少數貴族所吟誦的作品，而且也不應為求遷就大眾而降低格調，使詩變成素質全無索然無味的白話。我們詩壇上的詩，常有兩種偏差的現象；不是太艱深，就是太平白。有人固步自封，剛揭開西洋的魔術鏡，自己便手執魔術棒，詩便是魔術把戲，旁人若不得窺，是無門而入的。另一種偏差是：努力企圖突破第一重現象，卻因聲大失，竟造成令人不敢窺的

而反使詩質鬆弛，語言平淡無味，而且千篇一律。所以我們翻開現代中國詩選，很容易會發現，不是失落，虛無，洋地名，西文題目，某某主義，外國神話，就是疏疏落落，一行兩三個字，觸及現實而未能抓住現實的詩作。換一句話說，這些詩，不管是那一類，寫的人都不少。他們對詩或許是熱誠的，但可惜沒有寫出風格來。沒有風格，也就是可以有任何一首詩，放在隨便一人的名下，甚至當作是翻譯詩，或是三十年代的作品，也看不出異樣來。如果是這樣，中國詩的命運是可悲的，開始是全盤西化，後來有人注意到詩的晦澀，關心到詩與現實，本是可喜的。但一窩蜂無計劃的創作，又使中國詩落入全盤淺化的命運。我們剛從古詩格律的束縛中逃脫出來，橫在我們面前却又千年詩的成就呢？獨有的韻律節奏，技巧手法，人生哲學呢？我們幾千年來屬於這個民族的史詩模型與悲劇形態呢？是讓給西方，還是全盤放棄？我們這一代，總不能脫離了整個中國的命脈啊。而在這樣一個多憂患的時代裏，烽火、欺凌、發奮、圖強，有多少血淋淋的題材要去處理。我們這一代的詩人們，總不成在這樣一個磅礴的時代裏寫漫不經心的詩啊。

所以我們所要求的是：真正的中國詩，真正顯示出這時代的命脈的，透露出這時代中國人的生活與意識型態的中國詩，它可能與西洋詩有關——因為在二十世紀的今天是不可能脫離也無須脫離西風的影響的——但絕不是西洋詩，甚至也不是中國古詩，因為我們這時代有這時代的命脈，我們是承繼傳統，為求進步，却不是抄襲傳統。我們亦無須向西方拱手相讓——在千百年前我們就不曾如此作過，而今當然不必如此謙卑——也不必短視的困守於中國古詩詞的圈子之中，所以我們的處境是艱難的，我們的任務是艱鉅的，我們的努力是艱辛的，我們可能到頭來一無所成，可是我們不得不為處於這一個時代的中國詩而努力。我們可能白費功夫，但交上的不能是白卷。我們可能力有未逮，甚至不自量力，但我們是真誠的。

這本詩刊的出版，是幾個沒有錢的學生所省下來的錢所使然，它，也許是自由中國最小的一份詩刊，但一樣要獻出它最大的努力。基於上述的標準，歡迎有志於此的人，加入我們的嘗試隊伍中來，讓我們像一首叫「絕響」的詩裏面幾句：

天荒地老的走下去，
驚天動地的把那面
大旗拔起來！

溫瑞安識於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

處境

溫任平

走過木橋與山影
曾在橋邊歇息過
滿湖的片斷陽光、浮萍
勾起夏日那朵
燦爛過
已萎謝了的，一朵
蓮

就奔過那座花園
看花卉競相笑東風吧

陽光只帶着那麼一點輕暖
驅不散山腰的層霧

有些衣褶鬢影在眼簾飄過
便又回到原來的深處
一隻鴉飛過
啞啞地預告將到的夜寒

驟然，回顧
那湖

蓮瓣不知在甚麼時候落成一圈圈的紅

蓮梗堅持着
訴說一種

無聲音的單調

即興

楊

柳

畫布上是一面空白

沒有彩筆

供我隨心塗抹

抹出一個驚天動地的

秋天

殘陽投進蜿蜒的山脈

點綴了禿枝上的枯鴉

山脚下便有了荒涼的冷意

誰是那個

橫越的黃昏？



黛
郎

無舟渡頭

豪華尚未揮盡生命底夏日剝落
額角上那老太陽倏然向西
榮耀貼金 滿街肆鼠
異域焚膏 子夜獨賦秋聲
可憐強買醉的寂寞人

春去秋來 花無市 水長東 祇東吳
仍攀附在莊周的蝶翅間安眠
不知夢中曾夢見釋尊入定於菩提下否
不知愛流血的耶穌又背臥十字架否
一雙跳腳深遠在變形的輻射塵裡
愈洗愈瘦 噢 愈瘦愈洗

衆花寂落 在晨間六點
在昏暮六點 在
搖曳閃爍核心愈覺愈瘦
執冒牌佳釀 醒眼醉眼
圓雨濕樓臺 煙鎖迷津
問滿樹啼鴉啼碎了幾許夢幻釵鈿

歷史不用荷馬骨筆雕琢
墓誌銘也甬韓退之來寫
無舟渡頭 不藉星光
匆匆趕程人皆甚寂寞

俳句

白 垚

冬至了

人走在河邊的路上

暮影裏

橋邊的流水

曾照過舊日什麼的……

一陣鈴聲響過

車塵散後

突然湧現

空蕩蕩的

學校的前門

敬意與歛意

：白垚

（劉戈）

先生是第一位把現代詩帶到馬華文壇來的人

；他停筆不寫詩已有好些時日，這是他最近在信箋中寫下的詩句，編者把它發表，尚未徵得他之同意，在此致最大的歉意。在馬來西亞的中文文壇上，二十年來，一直是「蕉風」月刊及「學生周報」維持着局面，向未脫期過。在報刊行情賣一本就賠一本的情形下，這兩份刊物仍出版不誤，對馬華文壇的影響與貢獻，都是極鉅的。這都是該刊社長姚拓先生、白垚先生及俏凌女士的功不可沒的地方。本刊向他們致最大的敬意。（溫瑞安）

初戀

安瑞溫

如果這是一首歌那麼就是一首年輕的歌
年輕的歌只適合年輕的孩子唱
歌聲憂傷，且帶着微微的受傷
初戀的人都是愛受傷的

那麼就輕輕地唱吧當你騎着單車
讓風去接受你，讓雨去接受你
讓太陽去接受你，讓青春去接受你
讓你痛苦地埋在雙手間
痛苦地輕泣

喜悅的輕喚
你遇着她，還是她遇着你
船總是要航去向陽的地方
而暮色的歎息總像退潮的歎息
落葉和晚霞總在一個地方

如果你把相逢喚作緣份
那末可以不必去再加上三個字
你正考慮着應在她小小的手心寫些什麼
驀然驚覺，你跟隨她已久
而從未勇於上前說第一句話

從此你無法安心，初戀的人
可以懷念一個自然的笑

只求笑向自己，死而無憾
可以想念一個清麗的流盼
只求盼向自己，死而無傷

那麼純情和真情，也是憂傷
也是哀傷；你奮然行於路人之間
幻想是賽跑、競走
總是在預想的終點之前
走勝了一步；一步呵
幻想這是一場激烈的戰鬥
而勝者的獎賞是終能於今日
短短一見，見妳一面

在屋前可以徘徊不去
在雨聲凝神望窗
有一天你路過車聲喧天的馬路上
那麼一點小小的音樂
一個小小女孩的歌聲
渡過千人萬人的耳中
而唯獨是你一人聽見

你猛然站住，像小小的重傷
長微微的翅膀，飛渡巍巍的重山
她在唱些什麼？為什麼
正唱了你心中所唱

你在公園裏坐下來
看青草，看蝴蝶，看掃落葉

或者相識後發現不止相遇還有相愛
你狂喜，你欣悅，一萬種聲音在歌唱
在夜晚也有它的受傷裏
行人也是一種美麗
連燈火也有朦朦朧朧的歌聲中
你吻了她，然後走在街旁一列列
汽車頂上，電線之上
小小麻雀嘆息

然後是突然的分離
真正的分離是雨面的天涯
你花多少努力，才第一次說話
第一次走在一起，第一次假裝偶然遇見
一個分離，驟然而來
而沒有哭泣

而一切喜悅歸於沉寂
你不能自立，當有人告訴你：
你所遇千百個女人的第一個是她
而她往後也有千百個不同的男性
也許失去不一定是珍貴的：你知道
寧還會戀愛，但永遠

永遠不是同樣一種愛法

後來你已成年此事當不復提
或者你看了一部電影，偶然想起
在那分開而泣的戀人喊不出聲音的陰影裏
那導演的童年，那編劇的青春
有沒有這哀傷的一幕？

那麼輕輕地唱吧你在深夜裏獨行的時候
讓少年再一次，讓情懷再一次
讓許久不曾的淚再淚一次

蓮花與泥鰍

廖雁平

請不要告訴我
你看到青山，燕羣飛翔於開朗悠閒的雲下
我有我的生活方式，我再不願受外界而改變

請不要告訴我
清晨有暖暖的光芒親
午陽熱戀你，落日吻別你
儘管水中的土味很重
我仍適應，請別擾亂我
求知慾會使我失去傳統的生活

請不要告訴我
你經常偶爾會觀見曇茄狀的雲
於遠處海洋暴笑浪起
地下有莫名的力震你的觸鬚
蓮花呵！你被世人頌為汙而不染的
潔物，該禪定吧
這是人類的事

讓那偶然的歌，再唱一次
讓你流淚地笑在
靜靜的晚風間

如果這是一首歌那麼是從前的歌
從前的歌只適合從前唱
而現在回想：那從前的歌
畢竟是喜悅的憂傷
憂傷的人初戀是幸福的
初戀的人都是怕受傷的

稿於一九七五年六月十日

風水輪流轉

施善繼

風，與
水，我清清楚楚的看見他們如此的
輪着
流着
轉着

並非我們不願，富，要命的
怎麼富？我們，窮
並非不樂，並非就樂
像想像那樣

現在我們天天嚼自燜的牛肉
要命的，嚼，好便宜
風這麼流
水這麼轉
我們狠狠的嚼

從前只配呆呆的看
牛

水牛耕田
黃牛拉車
鬮牛被刺



我們只配聞聞
牛糞
青青點飾的香味

如今豬哥豬姊一一
離我們遠去
此後，恐難一一再親你們的
芳澤，懷念的往昔
風那麼流
水那麼轉
你們的肉，這樣，要命的
貴，你們
這樣無情無義不念舊情
忍心把我們拋下，唉

風，與
水，我生生動動的看見他們無休的
輪着
流着
轉着

乙卯，端午，抄定於中和鄉景安路 並邀
瑞安、娥貞、鐘順、聰昇共祭
屈原 合當六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我們的心

林煥彰

車禍是常有的，
我們的心
已經麻木！

不可原諒的；
我們的心，
看公路上
被汽車碾過的鞋子，
就想起
血肉模糊的事。

是的，車禍是
常有的；
我們的心
只宜固定反應。



六四、五、四初稿
六、二修定

方娥真作品三題

潮

沙灘最愛夜裏的海浪
夜裏的海浪無人看
我們曾是海濱的愛侶
攜着深情的目光而遠離了人間
愛看海潮嘩啦啦出無人的寂靜
潮起潮落，是什麼時候
我們把沙灘上的月亮看熟了
像摘落了果子一般我們摘落了月亮
黑暗中，我們的目光都有點不經意了

世界真像長長的列車



在許許多多的旅途
我們看過不少窗外的風景
却不知風景在那里
離開沙灘，我們是遠離沙灘的愛侶了
在擁擠的乘客中
我依偎着你
你扶持着我們親蜜的方向
我們總是互不相望
啊，親愛的人
在千萬張容顏中
會不會有一次你猛然想起我
我正是你身旁扶持的初戀人

足印

隔著幾十層記憶

你畢竟從千山萬水中闖了進來

倒影中的年華

火光中的逝去

最後的哀靜裏雪夜真深

天空高在望不見的天上

我帶著最後一行詩

心跳輕輕像時光的滴嗒

告別的孤寂我想回去初來的地方

讓我隨著你雪地上的足印

最後我終於到達

深鎖的銅門無人而自開

驚覺中我是沒有梯級的樓頭人

世界倒退得好遠好遙

我和你永遠不能再相逢

幕後

我在父親臨去的遺容中喚他

他茫然的喊著死去的童伴

那一個個先他而去的名字

遠遠的在那一處響起呢

他那麼一閉眼

便已不認識我了

每個早晨

驟然聽到他房中的寂靜

環顧四週

每個家原是一個沒有幕後的舞臺麼

臺前是親愛的一家人

幕後是互不相干的角色

周清嘯的詩

十年

——憶亡父

沒有一聲再見，匆匆地
我們分離已十年

最後還是憶起你了
在夜裏雨落哀幽的窗前
一盞燈可以亮多少年？
朦朧的是我沾雨底眼
風揚起了窗簾，揚起了花色的
窗簾。默視外面的雨景
濡濕的世界，三兩盞孤燈
悽楚地亮

我的童年在你的眸中
燦爛地要過，一直
你底笑留在空曠的大屋前
那年，春天茂盛滿院子
你底唇淡淡形成天上的月
照我走長長的古道
牽我的手仍是那麼溫馨



想起你，在白燭垂淚的堂前
你的一生都寫在屋前
隨風搖晃的兩盞白燈籠上
那時不知你親切底眼
何時已變成冷冷看我的照片

如今我一再驚醒
爲何當初不握你底手
向你說聲再見
只能在入暮的樓臺前
拚命想念着
已褪去十次的
失落的臉

稿於民國六十四年一月九日

人間煙火

(1) 人間

有人說，最後最後，一切流煙般地在野外消失了。

無踪是來去無定時底風，我是風中揭開春幃的宮燈華麗，灑灑漓漓，在那人間，光輝數十年後，談起畫舫瓊樓，便倦了。少年時，也曾爲偶見的姿色傾倒，也曾爲那顯耀的功名深鎖寒窗，晚年啊就連想起山水也淡泊了。人間有時如一個節日，一列遊行的隊伍歌舞着就緩緩接近盡頭；艷麗的色彩恍成霞，在向晚的天穹，那唯一留在人間的色彩呵。有時，只覺得小小的爐火最溫暖也最寂寞了。燒過後化身成煙，只留些灰燼在人間，只留些灰燼啊灰燼留在人間，說：啊，讓我把一切都留給你們吧。最後，有人說，流煙流煙終於在野外飛滅了……。

(2) 煙火

無人上山後，所有的煙火都不屬於我了。只有青青的草色，在淡薄的霧靄中伴着低低的暮陽；啊只有滿山的螢火守在清明過後的夜晚，直到五月的黃梅雨霏霏不止。啊故人你爲我祭起的煙火，煙火中的蝴蝶呢？山徑任野草漫漫亂地生長，如蛇般滑入草叢隱藏起來了。一丁點的星光和月光也淙淙流過去，乍然驚醒的錯愕，乍然驚醒後的落寞，懷念沿山掩覆過來，身前的鈴聲，叮叮噹噹靜止在窗前，在有燈無風的夜晚，誰人爲了下一步棋冥想整個人生？誰人爲我點燃白燈籠提着上山訴說斷斷續續的故事？唉，自清明過後，綿綿的黃梅雨使額上的青苔迅速漫延，而我久已厭倦了守住這一方后土。故人啊故人，在雨後是否上山？帶來一把啊一把久違了的，煙火……。

稿於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廿一日

都是歌語

安瑞贈

黃昏星

從一片山河再看另一片山河
那黑夜的自然已不再是一層潮濕的外衣了
如此一個朝代，又是一個朝代的捲土而去
換一個雨季如星辰，換一個新的春天
不難發現到的是：時間和流水
都是叫人不忍回首的淒迷

提起舊事，也許你底髮色都成霜了
至於在江湖上咱們如何流浪
更不是一個劍客的故事所能說完的
有一天你還年輕得笑着東風
可否記取咱們雪花片下的故人

再說思念，就是叫人死了也不會把它忘掉
你看我腳下的小路，永遠有幾千萬里
從歲月中來，從歲月中去的都已化成一陣陣令人心跳的蹄聲
以後相逢，我在海角的一條叉路等你
帶着一片瀟灑的雲彩歸去

那時重提此事總是不遲
想咱們的鏢劍在江湖上該越來越金亮了
亮金的劍兄弟你竟一招要我敗服
唉，寂寞，孤獨，甚至悲愴
都沒有再傾訴的必要

民國六十四年元月三日

澈 詹

鶴拳

師父臨別的時候

只囑附我

上山去

採藥

那條起伏的鳥道

還有落葉的足印

在一棵松樹下

停了

藥草就在樹根下

毒蛇就在藥草邊

我想不想

不敢

蛇身已起

蛇頭已到

我展翅閃
不殺

我尖猛的鶴嘴瞬幻為擒拿鶴爪

毒蛇鋼鞭的速度即軟如油滑的繩

我單腳退步凝神

蛇靜

採得了草藥蛇目送我離去

那棵樹身留有闕痕

我不怕蛇就不攻是一種

天理

一聲喝我展翅縱下山谷

輕輕無聲

白雲已罩上

松葉

原始舞



青史告訴過我們

讓我們知道

我們的祖宗也曾跳過這麼笨拙的舞蹈

喂，臺下的伯叔兄弟

何必大驚小怪

慢慢欣賞嘛

何必反其自然

伸展頸子去跟長頸鹿

競爭向上探望

我們的哀歌已唱盡了

不管是日場抑是夜場

獻給情人的口涎也喊乾了

我們的悲涼歌兒

可有知音人凝聽

太行山不幸崩塌了也震撼不動

我們的心

哀歌已唱盡的我們

仍然要歌仍然要唱

廖雁平

天狼星紀事

(一)

「天狼星詩刊」雖然遲至如今才正式印刷出版，但天狼星詩社的成立，已有五年的歷史了，甚至遠在一九六七年，天狼星詩社便以它的前身——綠洲社——出現於海外的馬來西亞的文壇上，也曾貢獻過它的成果來。天狼星詩社的根，原在馬來西亞，我們只是一小撮回到國內的人，合力籌辦了這份詩刊。在這之前，天狼星詩社的十個分社，那是：綠洲（一九六七年創社）、綠林（一九七一）、綠原（一九七二）、綠田（一九七二）、綠湖（一九七二）、綠野（一九七三）、綠流（一九七三）、綠風（一九七三）、綠陽（一九七三）、綠叢（一九七三）等十個分社，社員大多數為少年學生，分社與分社之間及與總社之間，聯系甚密，唯居處可能相隔一、二百哩路之遙，因此分社本身，亦各自組織其執行組，分社社長之職，則由總社長任命。這十個分社曾各自推出本身的刊物，因為經濟拮据之故，只能出版手抄刊物，至多是油印，雖流傳不廣，但所花的精力、心力，所下的苦功與決心，不比編一本印刷刊物來得輕鬆，抱着「無所為而為的態度」，設計、編稿、寫作、約稿都十分周詳。在近幾期的「天狼星紀事」中，限於篇幅關係，暫不刊載任何活動，只把詩社十個分社所出版過的刊物，作份年表陸續刊出，以响讀者諸君：

(一) 綠洲分社：除有特別註明外，其他俱為手抄本

刊 名

主 編

性 質

創刊號

附 設

出 版

綠洲期刊第一期
綠洲期刊第二期

溫瑞安
溫瑞安

徵文比賽
第二屆徵文比賽成績
及作品公佈

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八年

綠洲期刊第三期
綠洲期刊第四期

溫瑞安
溫瑞安

特大號
上下二卷

綠洲歌唱及繪畫比賽
成績及作品公佈

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九年

綠洲期刊第五期

溫瑞安

刊 名

綠洲期刊第六期
綠洲期刊第七期
綠洲期刊第八期
綠洲期刊第九期
綠洲期刊第十期
綠洲期刊第十一期
綠洲期刊第十二期
綠洲期刊第十三期
綠洲期刊第十四期
綠洲期刊第十五期
綠洲期刊第十六期
綠洲期刊第十七期
綠洲期刊第十八期
綠洲期刊第十九期
綠洲期刊第二十期
綠洲期刊第二十一期
綠洲期刊第二十二期
綠洲期刊第二十三期
綠洲期刊第二十四期

主

溫瑞安
溫瑞安
溫瑞安
溫瑞安
溫瑞安
黃昏星
周清嘯
余云天
葉遍舟
溫瑞安
吳超然
周清嘯
黃昏星
黃昏星
藍啓元
溫瑞安
吳超然
周清嘯
藍啓元
周清嘯

編

性

革新號
改版號
遊記專號
革新號

質

附

設

出

版

第四屆徵文比賽成績及作品公佈



詩專號
特大號

爲散文定位專題
文學批評辯專題

油印本

葉珊專題

葉維廉專題溫瑞安專題

溫任平專題

余光中專題

油印出版

黃昏星專題

綠洲社月光會專號

溫瑞安作品專號

天狼星詩社

金
馬崙高原 大聚會專號

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三年

綠洲期刊第廿五期

溫瑞安

綠洲期刊第廿六期

陳采伊

綠洲期刊第廿七期

黃昏星

綠洲期刊第廿八期

黃昏星

綠洲期刊第廿九期

黃昏星

綠洲期刊第卅期

藍啓元

綠洲期刊第卅一期

廖雁平

綠洲分社之其他刊物

學生期刊第一期

許民強

學生期刊第二期

康富寧

華中月刊

一至七期

溫瑞安

革新號

溫任平作品

專號之一

溫任平作品

專號之二

溫任平作品

專號之三

天狼星詩社

總社長婚期

記盛專號

溫瑞安、周清嘯自臺歸馬之

曲折與風波專輯

校刊

天狼星詩社

詩人大會專題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四年

本期因特殊

事故，迄今尚未編竣

本期因特殊

事故，迄今尚未編竣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四年

綠洲分社出版

一九六九年

綠洲分社出版

一九六九年

綠洲分社出版

一九七〇年

(未完待續)

詩

喬治讓 著

曾珠喜 試譯

第三章 詩的創造

第三節 詩的泉源

LA POESIE

III. La creation poetique

3. Pelerinage aux sources

詩人以各種感官，捕捉其周圍的事物，諸如瞳孔、樹葉、風景、聲音、滋味、香氣等等；可是，詩人不是一隻電眼，或者一架超顯微鏡，無能窺視其全豹，他只能拿自己的生命來體驗環宇之奧妙，他的雙肩，扛著一袋童年和記憶，感情和熱情，在無數平凡的人群中昇起，他的生命、他的存在，相等於他一生的光陰，死亡那一刻，或者一段歷史。莎士比亞說過：「音樂因一個全音符而富有。」，這個全音符，代表一種圓滿，當想像力用文字，或者語言具體化的時候形成，昇起。

3-1. 眼睛和記憶

回憶總是美麗的，詩人，幾乎依靠「回憶」而生活，我們撇開所有產生回憶的緣由不談，詩人握緊的是回憶的力量，追尋的是消逝的痕跡。

詩人腦海裏的印象，鮮明而活潑，普魯斯特 (M. Proust) 尤其顯著，「此刻」活生生的感覺，迫使過去種種情景全部呈現在眼前，繼而一個熱情洋溢的想像世界活躍起來了。

我們先讀一段卡杜 (貝龍族第十四期第七一頁介紹) 的詩句，和一種滋味：(摘自一九六五年出版的兒伴 Les Amis d'enfance)

兒時淚珠的滋味
一季最後的太陽
七歲的氣候晴朗
惱人的假期過了
屋內我找到自己

再來讀密羅茲 (Oscar Venceslas de Lubiez-Milosz) 的一種聲音：(摘自一九〇六年出版的七個孤獨者
(Les Sept Solitudes) 第10頁)

一些字，一些老得可怕的聲音
在空中搖盪，令我發抖

遙遠的日子一隻黑鴿子即美麗的消沈人
睡的時候什麼聲音又響起來呢？

一種滋味，或一種聲音勾起詩人底往事，豐富詩的題材，高華 (G. de Nerval) 是一位詩人思想家，下面是他
的詩句：一支我送他的歌

整個羅西尼，整個莫札特和整個韋伯。

「感覺」推動「想像力」，過去的看法融匯成現在比較明顯的行為，詩人的閱歷和感受比一般人深厚，只是，
回想過去，或者一切記憶，已經被過濾了，於是顯得簡單、貧乏，詩人在挑選的過程，發現一個清澈透明的心靈世
界，正如盧梭 (J.J. Rousseau) 所謂：「我只看清我所記得的，我的回憶只有靈魂仍在。」
尤其，「記憶」使每個人擁有唯一的，最親密，最恆久的詩篇：童年

3-2. 童年啊，童年

波特萊爾說過：「所謂天才，是無意中發現的小孩。」

艾呂雅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詩的小徑與大道」(Les Sentiers et les Routes de la poésie) 其中第一二六頁，這樣寫著：

我的頭髮白了，我的身體衰了，我還有肉體和一顆赤子心，我的大手藏在一雙嬌嫩的小手中，睡着時，肚子越來越小，我仰望天使，笑了，於是死神走過來。

詩人不可能變成一個小孩，他殷切地尋找兒時的足跡，尋找，並非靠鮮明的記憶，或過去的生活經驗，或不斷地思考，而是靠一個字：夢。巴榮萊(Bachelard)說過：「經由夢之小徑，其情景如詩般美妙。」永恆的童年啊，因為你，我們重拾消逝了的光陰的詩篇。

兒時回憶總離不開家庭瑣碎，例如住屋、秘密的小洞、假期、大人禁止的遊戲、學校、兄弟姊妹和父母等。

有些詩人讚美快樂孩子的思鄉之情，如維龍(F. Villon)、馬羅(C. Marot)、拉辛(J. Racine)、雨果、拉馬丁、卡杜等；有些則憐憫窮苦、反抗的孩子，如柯彼爾(Tristan Corbiere)、古德(Gaston Couste)。心理分析方面，佛洛伊特和楊格(Jung)之後，幾乎無人或著作，大膽提出新論，或詳加闡明，我們讀過佛氏一篇有名的「詩作品的源起」(Genese de l'oeuvre poetique)分析達文西和韋伯(J.P. Weber)的回憶錄，我們相信「返老還童」之心境影響一生的感情與藝術生涯甚鉅。

佛氏謂：「藝術乃小孩受大人生活形態的啟發而發明的一種遊戲。」

如果再根據沙特的看法，韋伯以為「感情的動向，把宇宙間一切行為，特性、消失於魔術般的意識裏，童年亦是」。沙特又指出：「我們的感情如今變了調，孩子們說大人所譜的曲子怎麼千篇一律呢？」

了解大人的意識，就能瞭解屬於美學的兒時情感，其完整的脈絡，進一步探索詩的內涵，創造新的詩境來。韋伯提供下列兩種假設：

一、假設傾聽小孩唱歌的大人自我還原，自我簡化，再次領會各種感覺，重新心服於「一切皆可能」的宇宙，波特萊爾一生受童年生活的牽制，在一段其「玩具的道德」裏，如此寫著：

令我羨慕的靈巧是小孩的特點，慾望、解放、表現只是一種能力，小孩以這些能力與大人有所分別，不幸，其中，「解放」幾乎吞噬了他的一生。

二、假設我們的意識，每次出現一種或多種幼稚的動機，而且又感覺它是難以言喻的快樂，那時候，已經陷入無底的憂鬱了。

詩人心裏的孩子，越來越活潑，兒時回憶是詩創造唯一的原動力，從沙特論波特萊爾，或者韋伯論維尼（A. de Vigny）、雨果、馬拉美、梵樂希，我們也可以感覺出來。

如果要瞭解一位詩人，不能不瞭解其心中童年所佔的份量。

3-3. 感情與熱情

人類具有敏銳的感覺，萬物間，相互了解，感覺這種一來一往的雙重操作，一吸一呼，一消耗一補充，一接受一放出，如此一反一正的宇宙常規，啓發我們的智慧，悟出新感受，再與另外一個罕有的聲音拍合，在彼端演奏起來。

當室內樂團開始演奏時，感情立即轉變，成為熱情，當另外一個音符，不管是柔和或強烈，當指揮發楞，那時候便不再有感動之情了。

詩人時立著，伸展熱情的羽翼，最後燃燒，熄滅，顫慄的情感將寧靜的心潮攪亂了。也僅有詩人的心灰仍然能够再一次創造代表智慧的芬尼克思之形象，下面是艾呂雅的詩句：（見詩集芬尼克思（Le Phenix）第十頁）

火把是心的雲集

血河的每一條支流

唱著我們的歌

揮走冬天那褪色的

可怕的水氣燃燒哀愁

灰燼裏開了歡笑美麗的花朵

我們時常別轉駝背

一九五五年出版

塗著黎明的色彩。

3-4. 愛情，詩篇

藍波宜稱：「愛情是一種再度的創造。」整個宇宙間，以愛情為詩，只是千變萬變之中的一變，愛情與詩篇時常合而為一，因為兩者都是恆古不變的創造力。

熾熱的愛火點在寧靜的水面，不再燃燒，只見一束火花。蹂躪肉體，簡單且平常的事情；愛與被愛的意義在於付出一切代價之後，相偕返璞歸真。明天就要來到，不是為了閃電的呼喚，閃電僅代表現在的未來而已，在愛的時刻裏，萬物忽而共存，忽而俱失。擦擊是一種極痛虛脫的解放，它是最底層反覆再三的枷鎖，再生的力量。（摘自艾呂雅「詩的小徑和大道」第七十九—八十一頁）

以上係詩人表達其一種相思，一種超然的愛情觀，每一個字皆出自艾呂雅內心，於繽紛的世界裏找到共通，在愛情的結晶裏找到離異，在痛苦中找到快樂，在生命中找到死亡，在肉體中悟出智慧，並且在詩的世界，找到千古不變的真理。

愛有多種面貌：親情、母愛，對諸神或對上帝的愛，我們讀過很多主禱文，多少都帶有詩的成分，一些有名的神祕論者能够解釋一貫深奧的自然法則與詩行為其間相通的道理，並且讚美此種約束與自由之間的辯證，使詩和愛情相互交替，忽隱忽現，終於合一：

那麼神聖的結合

我曾經營過的愛情

上帝我的俘虜

我的心奔放時；

我奉獻我的熱情

仰望上帝我的囚徒

使不死的我死去

（摘自聖德荷絲修女（Sainte Therese d'Avila）的主禱文）

3-5. 酒醉

大詩人的行徑幾乎都走極端，酒神戴歐尼索斯對創作過程來說是不可缺少的，甚至用酒醉來服侍真理的象徵阿波羅，繼而藉以跨入另一個透明的世界。詩人酒醉，渾然不知時間逝去，正如畢契德(H. Pichette) 所謂：「酒之俘虜，逃避現實。」詩人還在酒醉時，嘗遍一切滋味，例如苦等、歡樂、愛情、荒謬、幽默、殘暴或者溫柔。盡情地飲吧！醉了，這問題太單純了，從此不知時間的負荷多麼可怕，駝著背，喘著氣。來吧，人生須暢飲，飲什麼？美酒、詩篇、或者美德，只要高興，喝醉吧！

(摘自波特萊爾「作品」)

(Oeuvres) 一九四〇年出版第四六八頁)

窗外還有門

林秋月

夜是一幅塗黑的畫
掛在牆上
掛在林立的屋頂上
掛在
你的眼睛

生命是一首名曲
連風也無法肯定它是
一首何時才消失的
名曲，披上夜時
它是一首哀調
披上夜時
我是望月。悲泣的
人

這是一幅夜的圖畫
夜的窗外
是一所鐵門
你是否在窗外
窗內，是我
在等你

你在窗外。夜的
門外

稿於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追太陽的人

芳薇

太陽

吞進半個黑夜 却又
吐出半個白晝
把他的眉睨白了
枯燥的斜貼在額上

太陽在他身側

疏疏密密的枝葉間窺視他
笑他身上不成形的
碎花圖案

他不耐煩的轉過身

太陽赫然已搶在他前頭

把他佝僂的身形

無奈的照成

僵死在地上的幽魂

他追着許多繽紛的陽光

直至崖邊

他方發覺

真正的太陽

已被后羿射落

在好多年代之

海夢

冬竹

浪花澎湃

遙古的夢洒落在妳掌中
誰的掌中宿着誰？

握着海的朝代 聆聽

聆聽！海的故事已遙遠了

夢只屬於緊握的手掌

乍然一回首

海霞從西方升起

掩去妳的夢

浪花依然澎湃

女孩抹去滿眶低訴的海夢

而我最海的顏色

獻一襲藍衫

握着，給妳

一個浪花的泡沫

破落的江岸

張筆傲

每一盞漁火是點星光
孔明燈似地睜視着江流

歲月已遍流至下游

迷濛了去路

江水流走一舟舟異鄉的足音
而下游的脚印

是驚擊着昔日親切的叮嚀

江水濛濛了熟悉來人的影子
僅有盲瞽者
依然能感覺着破落江岸的浪花

撐一船風雨的舴艋舟

劃破江面的記憶

記憶裡曾是陽光的江岸

在浪花與浪花裡

在流水含咏着的嗚咽裡

相忘

許多江水與當給多風的歲月
上游劈頭劈腦地流下的
依然是流轉千年的記憶

千年後

僅有乾枯的水床
向天空作絕望的

視

仰

望鄉

彷彿一眼，即可望盡
那些雲，在記憶裡
在記憶裡啊總有一支歌揚起

這麼久了，仍然是一艘

無帆的船，在大海中

頻頻地尋訪着

靠岸的海灣

就這樣我們守望着

每一陣路過的風

而雲已很倦很倦了

它駐足於那峯嶺

想秋天就到了很深很深……

鄭榮香

懷念曲

陳月葉

純秀潔白的天際
彩霞以柔和的晚風陣陣
似拂袖揮去整個下午在窗外的
點點滴滴

悄然而去的白衣
正飄揚在那
海藍藍的典雅夢境
掠過一座座佇立着的
白屋，無人熟悉的感情呵

一絲一毫的勉勵
包含着祖國底溫存讓我回想
挾着浪人欲求的理想
期待着共苦的笑語

遙遠的國土上
你和他唱着不同的懷念曲
彈着無人知曉的
悲涼調，一曲一曲
消失在朦朦朧朧的
月光下，我失眠的夜中

遺忘

沉穿心

說罷，什麼是遺忘
當你把清瘦的影子
墨潑在牆上

湧進來的寒夜，寒夜呵
緣何不能凝結成
一幕淡淡的昏黃

你怎麼又擊起，擊起
撼人的交響
唉，你怎麼啦
有晶晶的珠在你眸間
膨散

(你額下嘩地然裂成，裂成
兩條河流
仍說不出什麼是全然的遺忘)

稿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

賣唱的老人

殷乘風

去年你才唱過千里走單騎
依依胡胡的二胡仍哭醒我的深夜
也不知你希望掙回些什麼
總覺得那迷迷糊糊的淒涼裏
蘊藏着某個遼遠的故事

而且輝煌；值得你
斑白了髮；值得你
瘡啞了喉；一唱再唱
走過一條街一條街
走過一條巷一條巷

就這樣走了好多年，唱了好多年
今天我又見到你，見到你銀白的髮
稀稀落落，見到你手
仍抖抖顫顫，仍拉着嗓子
好像只有二胡
那淒涼的樂聲才能撑起你巍巍然底身軀
走進你古老輝煌的故事中
走進你的淚水 走進你的回憶

等待

黃海明

其實這已是從很遠很遠就彈過的調子
其實這已都不算是永恆的足印
站在整日翻轉的世界

你是無法數出誰是真正的歷史
其實也不需要去擱甚麼年代
更不須去問遠翔的日曆

當你聽見銅鐘響起

很遠很遠的美麗將呈現

就會很自然地染上古典的色彩
一個故事就被呈露出來

而你將聽見

音符一個一個模糊地逝去

呵！

必竟是太遠了的故事

潮水由藍滴成粒粒的白花

濺在巨大的石上

你知道嗎

音符已由清晰到模糊了

稿於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五日

談「賣唱的老人的節奏及其他」

編者

讀「鄭愁予詩選集」裏楊牧的「鄭愁予傳奇」，其中論到「錯誤」一詩時說到愁予的詩最難英譯：「愁予的節奏是中國的，非英語節奏所能替代。長句如『那等在季節裏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講求的是單音節語字結合排比的『頓』的效果，並以音響的延伸暗示意義，季節漫長，等候亦乎漫長，蓮花的開落日復一日，時間在流淌，無聲的，悠遠的。愁予深知形式『決定』內容的奧妙，這種技巧是新詩的專利」。我們讀「賣唱的老人」（刊於本期第31頁），也同樣發覺得到這種新詩的專利被殷乘風運用了，而且用得相當自然，看不出刀斧之痕。同樣「賣唱的老人」是很難英譯的，而詩中的內容之深邃正表達在其節奏中。詩的開始就說明了賣唱老人的孤單寂寞：

去年你才唱過千里走單騎

依依胡胡的二胡仍哭醒我的深夜

也不知你希望掙回點什麼

總覺得那迷迷糊糊的淒涼裏

蘊藏着某個遼遠的故事

原來詩人在深夜裏被一陣依依胡胡的二胡聲喚醒了，看見賣唱的老人，驀然記取：「去年你才唱過千里走單騎」，第一詩行的「才」字和第二詩行的「仍」字，便把時間層次分得很明白，何況有「去年」呢！「千里走單騎」不止唱出深邃的意思，老人的孤獨寂寞也因此而引發。去年來過走了，今年又來，因而有「也不知你希望掙回些什麼」，因為看着老人一次又一次地來，一次又一次地走，又互不相識，只看見他拉着二胡在唱着，油然興起：「總覺得那迷迷糊糊的淒涼裏，蘊藏着某個遼遠的故事」。依依胡胡正和「達達的馬蹄」（鄭愁予）一樣在修辭學上屬於擬聲法（onomatopoeia）（楊牧所言），依依胡胡是二胡的聲音，聽起來像哭聲，給人一種淒涼，還有一「迷迷糊糊」也是，一個是拉出的聲音，一個是聽入的聲音，前呼後應。從整節詩的節奏說來，第一行的不緩不疾，不是

正如思維漸漸記起時一樣麼？隨後緩慢的節奏，正如二胡所奏的飲泣聲，哀哀淒涼，如某個溼遠的故事，而且還讓我們想像到那賣唱的老人慢慢的蹣跚步伐，慢慢走過，走過漫長的歲月……。

第二節詩是詩人看見老人斑白的髮，聽見他瘡啞的聲音，而這些代價是輝煌過的：

而且輝煌：值得你

斑白了髮；值得你

瘡啞了喉；一唱再唱

一開始就用「而且」來強調「輝煌」，「斑白了髮」和「瘡啞了喉」不放在「值得你」的下面，而排成另一行，不止是強調，還把節奏加快，使整節詩強而有力地震撼人心，這正是賣唱老人得到的代價，緊接着「一唱再唱」是另兩句：

走過一條街一條街

走過一條巷一條巷

「一唱再唱」的上面用分號，目的是轉折語氣，把節奏緩慢了下來，一條街和一條巷共連用了兩次，不止在節奏上需要，而且也可以給人一種無窮無盡的感覺。賣唱的老人把頭髮在時光中漂白了，把聲音也唱得瘡啞了，當然要一段很長的歲月才能够，因此理所當然走過很多條街很多條巷了，這最後兩行節奏突然的緩慢，不止讓人感覺老人慢慢走過一條街一條街一條巷一條巷，也說出了歲月的漫長。歲月漫長，頭髮也白了，聲音也瘡啞了，卻又像過得很快，前面「而且輝煌」的快節奏，除了強調「斑白了髮，瘡啞了喉」，不是也強調了這一點嗎？正好把時光的

一迅一緩，毫不着力的點明了出來。

最後一節詩，節奏仍然是緩慢的，再度臨示了老人的歲月和步伐，就這樣走過了青春，走入了老年：

就這樣走了好多年，唱了好多年

今天我又見到你，見到你銀白的髮

稀疏落落，見到你的手
仍抖抖顫顫，仍拉着嗓子

好像只有二胡

那淒涼的樂聲才能撐起你巍巍然底身軀

走進你古老輝煌的故事中

走進你的淚水，走進你的回憶

詩人又看見那賣唱的老人，看見他銀白的髮稀疏落落，手因年老而抖抖顫顫，卻不因年老而停止拉二胡賣唱，因為賣唱已成了老人唯一執着的信念，只有淒涼的二胡樂聲才能支撐着他的生命，讓他自二胡的淒涼中回味他的往事，他的辛酸和他的回憶了。第五行的「好像」兩字真正就是「其實」，到這時我們再讀到「走過一條街一條街，走過一條巷一條巷」，不是有更深的感觸嗎？賣唱的老人仍要走下去唱下去的，這是他一生中僅有的信念了。整首詩以緩慢的節奏為主，正是要襯托出老人的形象。

在這首詩，殷秉風用了不少的疊字「依依胡胡」「迷迷糊糊」「一條街一條街」「一條巷一條巷」「稀疏落落」「抖抖顫顫」，都是節奏上需要，不止在詩中強調了意義，而且也引發讀者更繁雜豐富的聯想。順帶一提的是此詩的結構也很謹密，詩一開始以「去年你才唱過千里走單騎」和「今天我又見到你」遙相呼應，在第二行的「仍哭醒」就已顯示出去年的那老人又來了；第二節的最後兩行「走過一條街一條街，走過一條巷一條巷」對最後的「走進你古老輝煌的故事中，走進你的淚水，走進你的記憶」絕不是沒有經過細心的安排所能寫出的。而最後的三行又遙遙呼應着第一節的「總覺得那迷迷糊糊的淒涼裏，蘊藏着某個纏綿的故事」。只是再順道一提的是，此詩的「走過一條街一條街，走過一條巷一條巷」兩句的節奏和意境，和黃曾呈收入在「大馬詩選」裏的「最後一條街」很相似：

最後一條街曾經走過的

許多腳步聲響起

許多腳步聲消失

但不管它們怎麼相似，無可否認，「賣唱的老人」是一首很好的詩，作為新秀的殷秉風應該高興，但最重要的是：繼續寫出更好的作品來！

編後話

編者

△第一期創刊號，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新的開始，我們只希望這個開始能在文壇上留下不滅的火種，燃燒出我們的微光來。

△創刊號也許在某些方面有不成熟的地方，但我們却是抱着一顆熱愛現代詩的心，默默地寫我們的東西，做我們應做的事情。對於我們的詩刊，我們將全力使得一些新秀們的好詩有發表的機會。

△我們萬分感激一位佚名氏的慨囊相助，但他不欲公佈其姓名，令我們又感動又慚愧，更應做出些成績來，以不負他之所望。

△天狼星詩社創辦這麼多年以來，總社長溫任平無論在文學探討或創作上，都栽培出很多新秀來，使得社員們能夠對文學藝術發生興趣和熱愛。然而恩重之情，我們不知何以爲報，在國內的我們，遺憾的是無法在今年八月四日，總社長伉儷二週年結婚紀念那天回到馬來西亞去祝賀他們，故惟有在這兒，把我們的心意

和力量，寄托在詩刊裡，以作爲我們恭賀他們之禮物。

△本期刊登了溫瑞安的「初戀」一詩，是創刊號裡最長的一首詩。中國現代詩壇上向來較缺乏長詩和史詩的創作，而溫瑞安曾經在這方面做過不少嘗試，我們希望在這方面有更多的詩人嘗試與努力。

△從這期創刊號開始，每期開闢一個欄位，將每期詩刊裡程度最高的新秀作品，由本刊編輯人執筆加以評介，作爲鼓舞新秀在作品中，求進步的一個獎勵。

△從籌備這創刊號開始直到把稿子交往印刷廠排版的過程當中，龍族詩刊的施善繼先生和林煥彰先生，一直在關心和幫助我們，在此我們向他們表達最大的敬意及謝意。另者，曾珠喜女士也在百忙中爲我們趕譯法國詩人喬治讓的詩論，我們也一併向她致謝。

△本詩刊的封面題字是請畫家陳庭詩先生所寫，我們在此表示我們的謝意。



溫任平（瑞庭）

1945年生

廣東梅縣人

任教馬來西亞霹靂冷甲綜合

英文中學

天狼星詩社總社長

十聯文學研究會顧問

著作：風雨飄搖的路（散文）

無弦琴（詩集）

主編：大馬詩選（1974）

大馬詩人作品專輯（1973）

馬華文學選（1975）

他的
臂肉鬆鬆地
皺摺 一座枯佛
瘦便是他的意象
在火光中修成正果

The flesh of his arms loosely
Wrinkles a sterile idol in a niche
Thinness is his image
In the fire he attains his self-consumation